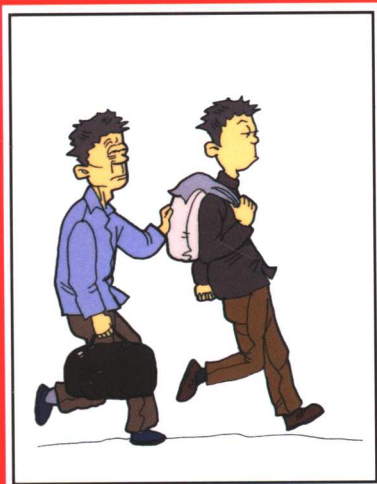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工

孙惠芬／著



孙惠芬小说精品选

本书为女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精品集，收入其小说《民工》、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、《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》、《岸边的蜻蜓》等，其中《民工》已由康洪雷、张纪中拍成电视剧，近期将在央视一套热播；而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则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。

作家出版社

民工

孙惠芬／著



孙惠芬小说精品选

本书为女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精品集，收入其小说《民工》、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、《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》、《岸边的蜻蜓》等，其中《民工》已由康洪雷、张纪中拍成电视连续剧，近期将在央视一套热播；而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则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。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工/孙惠芬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5063-3161-6

I. 民… II. 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9836 号

民 工

作者: 孙惠芬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杰明 吉振

版式设计: 吴 言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×1194 1/24

字数: 240 千

印张: 11.5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161-6

定价: 27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岸边的蜻蜓	/001
一树槐香	/047
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	/092
狗皮袖筒	/140
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	/158
民 工	/215

岸边的蜻蜓

—

吕作平来了，就在我的楼下，可是我还以为他是从庄河打来的电话。

他说，我出事了。

我说，什么？

他说，你下来，我就在你楼下。

吕作平站在我的对面，头发蓬乱，脸色乌青，仿佛刚刚遭到一顿拳击。在邻街酒吧坐下的时候，他擤着头，跟我说，梅花背叛了我。

我端坐着，静静地看着他。我说，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

吕作平闷闷地看着我，痛苦在他脸上抽动，仿佛我是梅花的帮凶。他说，你猜那个人是谁？

我哼了一声，我听见我鼻孔里的声音裹着笑意。我说，是谁都很正常。

这时，只见吕作平脖子和下颏逐渐胀起来，一瞬间，就涨红了眼睛。他瞪着我，好像要把别人打他的拳头挥向我。他努力压低声音，说，春天你太恶毒，那个人是老姨夫，老姨夫你听见了吗！

我想我是呆住了，彻底呆住了。我愣愣地看着吕作平，但除了惊讶，作不

出任何反应。

梅花是我的表妹，三姨的三女儿，我们习惯叫她梅花三。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很现代的女孩，我之所以跟吕作平那么说，是因为我对他们一夜之间形成的婚姻不信任。是因为她嫁给吕作平，是从我手中夺走的。当时，在歌马山庄，我跟吕作平正以温火持续着我们的恋情。我喜欢含蓄，吕作平又能恰到好处地理解我的含蓄，我们的恋情便旷日持久。当时，吕作平在六十里外的茧场晒茧，我们只能两周约会一次。时间，是晚上；地点，是歌马河边的小树林；人物，当然是我，吕作平，有的时候，还有梅花。我，吕作平，梅花，我们是歌马山庄为数不多的在外面工作的青年。吕作平找我、梅花也找我的时候，我们就三个人一起约会。我喜欢吕作平，更喜欢梅花，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感情。梅花活泼，好闹，她动辄就把自己藏起来，再突然从某个地方钻出，吓我一跳。当我因为惊吓扑进吕作平怀抱，她在一旁开心大笑。我喜欢含蓄，也希望有时候能突破我的含蓄，梅花常常给我外在的力量。就这样，我和吕作平恋了两年才订下婚期。可是，就在我为逼近的喜日子收拾新房时，梅花却与吕作平私奔了。

那天晚上，布置好的新房给了我温馨的感觉，梅花看出我少有的异样，动员我留下来，让吕作平送她回家。服从了梅花的动员，我留了下来，我陶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中，我提前放了被，关了灯，在黑暗中等待。谁知，黑暗就真的成了我的等待。吕作平一小时没回来，两小时三小时，当我终于忍不住，要冲出吕作平家的时候，只见吕作平和梅花双双站在我的面前。他们身上沾着草屑，他们的嘴唇肿了一样，红红的，他们的眼睛里，有种动物样的粗野。见到我，吕作平低下头，梅花却无所顾忌地盯着我。梅花说，春天，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……我不想这么做，可是没办法，我爱作平。

梅花的话，足以顶替一颗重磅炸弹，让我刹那间血肉横飞。我疯了一样冲出吕家，当天夜里，就开始了黑暗的逃离之旅。我扔掉小镇上的工作，一个人到大连游荡的这些年里，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烘烤我，那就是，什么是事实真相？那天晚上，他们到底怎么就逾越了友情，逾越了我，迅速地烧成一体。

多年之后，当我通过自学，从一个自由撰稿人做到招聘记者，在城里结婚成家，内心的伤疤结成硬痂，能够面对那段往事的时候，我曾试着问过梅花。我说，你总该说说那天晚上。那年，她到大连办事，来到我家，夜里，我们睡在一张床上，相互看着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。她笑了，说，你敢听？我做出不在意的样子，其实心里还是一抖。她于是坐起来，眨巴着她那双不安分的眼睛，说，让他送我，是有意的安排。早先，我从来不知道我爱他，那天，为你布置好新房，有一阵儿，我心里觉得不对劲，很疼，就忽生一念。

我说，可是你怎么敢保证他爱你？

梅花的回答让我十分惊讶：男人，你永远不了解男人，男人不会拒绝爱情，就看你肯不肯下手。

梅花的话，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，失去吕作平，原因在我，我因为玩含蓄玩深沉把爱情玩丢了。可是后来，梅花又说了另一句话。看我有些困顿，她又说，咱俩是表姊妹，一块长大，但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我这人好感情冲动，没准儿，有一天，又不喜欢吕作平了，这都是可能的。梅花的话，曾让我得到过报复了吕作平的快感，可没多久，就陷入一种悲哀，不是为吕作平，而是为我自己。我为什么就没有冲动的时候？

梅花的话，也就是我要告诉吕作平的话，他早该有这个准备。不过那个人是老姨夫，这太让我意外。我不但没有报复了吕作平的快感，且连悲哀的感受都丧失了，我只有顺水推舟地说，我能帮你什么？

很显然，吕作平没想让我做什么，他只是太压抑，太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。他两手使劲擻着头发，恨不能擻掉头皮的样子。我以为，在他百里迢迢进城找我发泄的内容里，肯定有一段与我有关。比如他向我忏悔当初的轻薄，不该抛弃我，我甚至在瞬间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决不因为怜悯而接受这样的忏悔。可是我错了，吕作平不但没有忏悔，还一再发狠，想杀人，想去杀了老姨夫。那样子，好像一切都是老姨夫的错，梅花是无辜的。

二

尽管帮不了什么，我还是决定跟吕作平返回一次，我总不能让吕作平去做冲动的事。

吕作平的家早已从歇马山庄搬到县城，这得感谢老姨夫。在我老家那个地方，老姨夫是最早搞个体企业的。当年我和梅花在小镇工作的塑料经编厂，就是他的。后来他把工厂做大，做到县城，不只搬了吕作平的家，还搬了大姨的家、三姨四姨的家、大姨三姨四姨所有结婚在乡下的儿女们的家。我的老姨夫拉网一样，把姥姥那一支翁氏家族的枝枝杈杈从乡下拉出来。在九十年代，简直就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，虽没有硝烟，影响却是巨大的。一辆辆卡车满载家居物资离开歇马山庄时，乡下人以为城市的地盘是可以随便强占的，无不为自己的无能黯然神伤。老姨夫的做法，不是一起行动，而是各个击破，一家一家地搬，使那样的搬迁时间持续长达四年之久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最后受牵连的，是我的父母。父亲对老姨夫持有成见，他不相信一个掌鞋匠最终能成为大家不种五谷杂粮就能生存的依靠。父亲曾独自进城做过考察，考察的结果证明，他的怀疑是正确的。他发现，轰轰烈烈进城的亲人们，实际上根本没有进城，他们只是被搁置在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山坡上。空空荡荡一块坡地，一个砖砌的四合院，四周零星几间砖瓦房，仿佛是打在山上的一个补丁，十分的孤零。父亲回来后大为光火，在院子里大叫，鲁铁蛋是个什么东西，他以为咱翁家是城里的补丁，他掌鞋掌出病了是不是？！你看吧，没几天他就得把这补丁扯下来，等他想把补丁扯下来，想抓都抓不成布丝络。可是四年过去，当发现进城的人们并没因为缺吃少穿而返回乡下，反而在清明节回来上坟时坐上了轿车，父亲最终也不得不追赶补丁而去。

我要返回的吕作平的家，是老姨夫亲手帮忙缔造的。我父母的家，姨姨们的家，表兄表弟们的家，都是老姨夫亲手缔造的。它们在县城西北部的燕荡山上，它们围绕着一个叫做黄海塑料制品厂的厂区，众星捧月似的。它们不再是平房，

而是五层楼的楼房，它们其实已经变成黄海塑料制品厂的家属楼了。虽孤单，却显赫，它们加到一起，被县里的人们叫做家族企业。

家族，在我的老家，在歇马山庄，一直是个充满温暖感的名词。它看不见摸不着，却隐在人与人之间、村庄与村庄之间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邻里打架的时候，过年拜年的时候，春种秋忙的时候，它便以块儿状的面貌出现，一堆一簇，蘑菇一样。企业，在我的老家，在歇马山庄，却是一个新名词，就像刚开放时人们听说办公司一样，它不温暖，却让人最早跟富裕、跟钱联系在一起。如果有人屯街上喊，某某是干企业的，人们眼前的田地立即就大把大把地往外长钱。我是说，将家族和钱弄到一起，能长出什么，山庄人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

因为害怕吕作平冲动，在楼下停下时，我劝他和我一道去我家。吕作平摇头，坚决不肯。我理解他，当年他一夜之间甩了我，遭到过父亲劈头盖脸的臭骂，父亲拿一把刨地的镐头在村子里乱转，要不是有人拉，父亲都要打死他。做了梅花女婿，他也从没敢登我家的门。现在，他弄成这样，怎么经得起父亲再骂？可是，我不能单独陪他回家，因为他告诉我，梅花已被他打跑两天了。在车上坐一会儿，我还是逼他下了车。

虽然七八年过去了，见到吕作平，父亲的喘息还是顿时粗重，父亲没有骂他，却立即躲到西屋，再也没有出来，仿佛不是梅花使家族蒙羞，而是吕作平。很明显，家里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母亲默默往餐桌上端饭，不说一句话。在大连，听吕作平说起梅花和老姨夫的事，虽很惊讶，但不回到家里，不回到现实的人物关系里，还是不能感到事情的严重。现实的人物关系是，吕作平是我母亲的外甥女婿，而母亲的外甥女儿跟母亲的妹夫有了不正当关系；现实的人物关系是，母亲的妹夫是厂长，是翁氏家族在县里惟一的靠山，父亲在厂里做环卫工，挣他的工钱，亲人们都挣他的工钱。要是把事情搞大，逼走老姨夫，家丑外扬不说，等于断了家族所有人的生路。

当天晚上，把吕作平交给母亲，我一个人来到三姨家。三姨家与我家隔着一个楼，三姨家在厂区上边，我家在厂区下边，标志着进城时间的不同。三姨家一个

屋子人，三姨，三姨夫，表姐黑桃，表弟怀江、怀海，像是在开会。三姨夫生性胆小，见到我，突然就哭了起来，压抑的声音让人揪心。胆量决定了一个人对事物理解的深度，当年梅花抢走吕作平，三姨夫也是挂着泪花找到父亲的。相比之下，三姨和其他人倒是平静许多。三姨患糖尿病十几年，加号指数从在歇马山庄时的四位升到如今的十几位，已波及到心脏，多年来治病的所有费用，都是老姨夫管。二表姐黑桃性格温顺，在老姨家里当保姆，打发一日三餐和卫生，虽是后来者，可是因为近水楼台，日子也迅速地好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就像数学里的负负得正，这样复杂的背景，反而就抵消了复杂，使她们显得很平静。三姨握着我的手，一再说，梅花会不会出事，俺就怕梅花出事。听三姨这么说，从不发火的三姨夫吼起来，出事才好，就叫她出事——

安慰一会儿三姨，我把黑桃拽到卧室，我问，老姨知不知道？黑桃摇头。黑桃说，家里人都压着作平，坚决不让他告诉老姨。其实，我并不是为梅花来的，而是为了老姨，老姨野泼又没文化，要是让她知道，不是把梅花撕了，就是把老姨夫撕了，弄不好，她会把自己撕了。

老姨不知道，我顿时轻松了许多，只要老姨不知道，即使梅花有什么意外，也不会影响到大的格局，我是说，企业还会照常运转，相反，就难说了。当然，这样，有一个人将付出巨大的牺牲，那便是吕作平。让一个男人默默吞下这颗苦果，怎么说都太残酷了，他在老姨夫手下开货车，每一张票据都得经过老姨夫签字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；他的房子又在厂区对面，站在四楼，厂容厂貌一望可见，这等于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，反面正面都是火。

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那天晚上，从三姨家回来，家里聚了很多——大姨家的表哥表弟，四姨家的表弟表妹，还有黑桃女婿，还有另外两个表姐夫。吕作平把自己弄成大家关注的焦点，感受一定很不好。据我知道，在厂子里，他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受人尊重的角色。在那些表兄表弟中，有给老姨夫开小车的，有当车间主任的，有当调度和采购员的，惟他开大解放，每月有半月混在客货混装船上，往济南烟台送货。就是几天前他从烟台回来的晚上，发现了老姨夫和梅花的

事。为了摁住吕作平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意是，你等着，我们哥们儿非找老姨夫算账不可，我们不打他个屁滚尿流才怪。一听，就知道是些哄人的大话，要是把老姨夫打个屁滚尿流，他们上哪儿挣钱去！要是可以把老姨夫打个屁滚尿流，何不让吕作平去打！可是很明显，这话吕作平爱听，到后来，他竟在众人的劝说之下，喝了一碗稀饭。

三

安抚了吕作平，瞒住了老姨，剩下的，就是梅花的安危了。她会去死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不会。我这么说，家里人都这么说，没有什么具体原因，只是一种直觉。后来我知道，梅花和老姨夫的事，在家族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吕作平不在家的时候，厂里有客人来，老姨夫的车就常在楼下接梅花。让梅花陪客，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是家族企业，找谁，都是家里人，梅花又是这一行外甥女中最聪明最漂亮的一个。关键不在这儿，而是有人发现，梅花陪来陪去，和老姨夫的关系不正常了。梅花和老姨的办公室紧挨着，梅花管出纳，老姨管机件。老姨在家的時候，梅花很少出屋，老姨一走，她就走出来，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欢天喜地的，好像她是耗子老姨是猫。老姨的儿子在大连上学，老姨夫就在大连给老姨买了一幢别墅，隔三岔五，老姨就扔了工作，到城里去住。而这个时候，就是梅花的节日了。身体的活泛，表情的活泛，心情的活泛，挡不住任何人的眼目，用三姨家二表姐的话说，吱吱扭扭的，都快不是她了。

梅花其实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。当年初升高，因为有把握考县重点而最终没考上，毅然下学进了老姨夫的经编厂。读普通高中，怎么说也比在小镇上当临时工有前景，有多少大学生都是从普通高中考上的。梅花的面子里面，现实占了很大的比重。为了现实的面子，她可以不顾长远的面子。然而梅花的性格是，从不为自己的短浅后悔，这也是我最为欣赏的地方。她不念书，一夜之间当了临时工，回家再见到我，从不打听有关学习的事。不但如此，她还描了眉，涂了嘴

唇，脱了学生装，一下子把自己打扮成妖艳的女人，在我面前搔首弄姿。那时，我没考上重点高中，继续念普高，她的样子，让我觉得做学生是个多么低级而愚蠢的选择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愚蠢了半年，也进了经编厂，可是，我做不了梅花。我羡慕做女人，又怀念做学生，当我在她的鼓动下，涂了嘴唇，又把一条粉红的纱巾系到脖子上，我竟像葬送什么似的大哭了一场。

我是说，梅花会为眼前的面子作出最现实的选择。没准儿，几天之后，你会在自由市场的地摊上发现她，身边放着袜子拖鞋内衣内裤之类，放大嗓门冲人群喊，快来看哪，最优质的袜子最舒服的内裤。让你觉得留在家族企业是件多么低级而愚蠢的事。可是，我错了。我不但错了，还错得愚蠢而低级。我回家第二天，梅花就出现了，梅花不是出现在自由市场，而是燕荡山厂区的大院内。我之所以在厂区前面加一个燕荡山，是说，当我站在母亲的楼上，看到梅花自由自在地向她的办公室走去，我觉得整个山丘都震动了。我相信，在厂里工作的每一个人，都会有如我一样的感受。她的上班，使原来以为平息下来的局势骤然紧张，这不能不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。如果能够敞开胸怀说真话，在家族这些人中，除了大姨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宁愿梅花出事也不愿她回来。我立即下楼，从两楼之间的过道转过去，进了梅花的办公室。

梅花见我，十分平静，好像我是厂子里的工人。她说回来啦，坐。梅花的办公室很现代，组合写字台，软皮沙发，电脑，连饮水机都是豪华型的，可见出老姨夫工厂现状之一斑。和梅花之间，无需绕圈子，我开门见山，我说，我都知道，你不该上班。

梅花眨眨眼皮，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说，为什么？

我说，吕作平就在楼上，他现在是炸弹。

梅花咧开嘴，笑了一下，说，你高看了他，他不会靠近我，我才是炸弹。

梅花的反应让我意外，她不但不考虑面子、自尊，不考虑给家族名誉带来的损害，还要把自己当成人炸弹，一股血蓦地涌上我的脑门。我发作起来，我说你不会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吧，你太无耻了——

梅花也许会从我的声音中听出复仇色彩，但对天起誓，我绝对是针对现实。梅花显然被我的话击中了，隐在化妆品下面的眼影显现出来，突出了眼睛的红肿。她睁着红肿的眼睛，四下散漫地看着，不反击，也不回答，木木的，仿佛根本不打算与我对垒。她那样子，让我的手真有些发痒，想扇她的耳光。可是我忍住了，我不但忍住了，居然还言不由衷地说了句：你总该说说为什么吧？

这句话，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不满只有天知道。这意味着，我在向她传递一种信息，只要说出充分理由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不是我的态度。在老姨夫和梅花这件事上，根本不存在理解，也压根就谈不上理由。

我的话正是梅花渴望听到的，在我决定甩门出去的时候，她平心静气地说了一句话。她说，你问黑桃二姐好啦。

四

为了表示我的态度，我没有上楼去找黑桃二姐，而是从两楼之间的过道出来，离开厂区，向燕荡山下走去。站在山下，向山上远远望去，东方塑料制品厂的确像一块补丁，是那种针脚密实的补丁，虽颜色肤浅，却亮丽豪华。老姨夫不断地粉刷墙面，由绿色到黄色，最近一次刷成肉粉，这块补丁就有了欧化的味道。它铺张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上，与山后的树林植被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眼下，在中国，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，到处冒芽，但我相信，没有哪一个是像老姨夫那样，靠掌鞋起家。老姨夫的故事在报纸上报道过，他常年坐在小镇塑料厂的大墙外掌鞋，常给塑料厂的销售员掌鞋，掌着聊着，懂得一点销售的门路，就弃下钉鞋的锤子，去塑料厂应聘销售员。老姨夫不愧为掌鞋的，知道见缝插针，销着售着，干了不到半年，通了路子，就买了一台机器，自产自销，一点点就发展起来。老姨夫吃了多少苦，报上从没说过，但老姨夫的见缝插针、勇于开拓，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，传成佳话。可是有一个谜我一直是不解的，老姨夫发迹后，为什么不把厂子插进县城里，而是插到郊区山上？

事情真的像梅花说的那样，她是一颗炸弹，没有任何人去找她的麻烦，吕作平没有，知道底细的表姐表弟都没有。我回家时，看见吕作平一直站在北阳台上，而他的对面，就是老姨的办公室、梅花的办公室、老姨夫的办公室。不但如此，老姨夫正领一帮人在院内转着，比比划划的，没事一样。跟你说吧，那一瞬间，我的悲哀已无以言表，为吕作平，为翁氏家族所有人。

好奇是人的本性，好奇往往叫人丧失原则。不知怎么搞的，午后，我竟拨了黑桃二姐的手机。我们家族里，人人手里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，十八岁以上的年轻人，都有一长串的手机号码。我在电话里说，二姐，我想去看你，你在老姨家，还是在自己家？

黑桃支吾一会儿，好像没辨出我是谁，后来她说，哦，在自己家。

就像大家管梅花叫梅花三，黑桃表姐也常被大家叫黑桃二。黑桃之所以叫黑桃，是她的皮肤太黑，葡萄一样的颜色，紫中带黑。一般情况下，皮肤黑的人牙齿好看，因为黑可以衬托牙齿的白。可是黑桃不同，她的牙齿也是黑的，好像皮肤化成了黑色的汁染了牙齿。在歇马山庄，黑桃的没脾气是出了名的。婚后，男人不愿出民工，动辄找人来家赌博，她从没骂过一句，不但不骂，还要汤呀水呀的侍候着。她是家族乡村包围城市战争中最后一个进城的，比我的父亲还晚。当然，她进城晚的原因跟她的性格无关，而跟梅花有关。黑桃家墙外有一排杏树，是她结婚那年梅花帮她栽的。进城后，每隔一两个月的周末，梅花都要回歇马山庄小住。梅花不喜欢城市，这在家族里无人不知，工厂从小镇搬县城那年夏天，从不掉泪的梅花居然哭了。后来老姨动员黑桃进城，梅花坚决不让，她阻拦黑桃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那一排杏树。她说杏树刚刚结果，不能就这样扔了不管。也确实那杏树上的杏子太可爱了，个儿大皮薄果肉细腻，即使一口气吃上一斤，也不会胀胃。受到梅花阻止，对进城一直蠢蠢欲动的黑桃，在乡下忍了三年，终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，砍了杏树，搬了出来。当梅花知道此事，杏树的脑袋已经落地。所谓慢人有慢福，黑桃一进城，就被老姨要到身边。月薪六百是明的，隐性收入没人算得出，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，母亲说，兄弟姐妹准见了，都

点头哈腰。

黑桃家在我家下面，是五楼。摁了很长时间的门铃，黑桃才开门。因为在三姨家见过面，我们谁也没有客套。我和黑桃一直不亲，原因在我，我就是看不惯她凡事慢悠悠的样子。就好比现在，好容易开了门，又去为我泡茶，折腾了至少有十分钟。等她在我对面坐下来，我的初衷早已模糊得不知去向。

初衷模糊，黑桃的样子在我眼前却十分清晰。我发现，她明显白了，是那种苍白，白里透灰，因为她原来质地是黑。黑桃穿着也明显讲究了，是中式真丝套装，腰条显得细多了，不像原来一夏天就一个老头衫，肉鼓鼓的样子。最明显的，还是头发，栗皮色中夹着棕红，使她整个人看上去有了气质。可是怪了，我看黑桃，她却看不我，有意躲闪我的目光，好像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她家。然而正是躲闪，使原来模糊的初衷又回到了我的面前。我说，二姐，梅花怎么就能迈出这一步？

黑桃先是一愣，看看我，又迅速移开，没说话，只是吁出一口气。

我说，二姐，梅花说你知道，是不是老姨夫主动？

黑桃站起来，走向阳台，还是没有说话，好像默认了我的推断。

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，在得知老姨夫和梅花这件事之后，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老姨夫是主动的一方，我一直以为梅花为了钱，往死里缠才导致了眼下的后果。现在，搞企业的，有了几个臭钱，是没几个好东西，可是再不好，也不能搞自个儿外甥女。我似乎突然明白梅花为什么让我问黑桃，她是想让黑桃替她控诉老姨夫。我听到我的喘息粗重起来，我听到我随粗重的喘息骂出一句粗话：这个畜生！我非找他算账！

让我意外的是，听我这么说，黑桃突然哭了，她一边哭一边转身，朝卧室跑去。我跟过去，没有打扰黑桃，眼看着她的眼泪水在腮上暴滚。我不打扰，不是有意，而是气愤已经将我鼓胀得说不出话。我想，一定是黑桃亲历了那个可耻的场面，没准，就在老姨家里。待黑桃平息下来，我也终于能够说话。我说，二姐，我们就是穷得要饭，也不能叫这个畜生这么欺负我们，我们告他去。

这回，黑桃爬起来，傻了一样瞪着我，眼球快鼓出来的样子，好像我才是那个畜生。不，不能，坚决不能。

我说，为什么不能？

黑桃的圆眼一点点变长，一丝柔软的光束探进去，迅即，又爬出来，拖出两行浑浊的泪水。黑桃说，怪我们，怪我们自己。

是不是梅花太贪，为了钱。

不是。

那是什么？总不会是梅花真的爱上老姨夫！

我直直地看着黑桃，我看到她的脸一点点阴下去……

五

那个下午，当黑桃说出她知道的一切，我的心仿佛遭到石击的槐花，碎成八瓣。黑桃的意思，确实是梅花爱上了老姨夫，爱得几乎走了魂，黑桃的意思，她是促成梅花和老姨夫事件的罪魁祸首，是她害了翁家。

哭过一场，黑桃安静了许多，仿佛是眼泪带她走进了一个安静地带，仿佛是眼泪冲刷了曾经的罪恶。她的讲述是从自己开始的，黑桃说，到老姨家当保姆，俺背后哭过多少回，俺愿意进城，可俺不愿当保姆，谁都知道，老姨脾气不好。那天往老姨家走，俺腿像灌了铅，越走越沉。走到半路，俺又拐了回来，拐到厂里找梅花。第一天，是梅花送俺去老姨家的。可是，你猜怎么样，老姨好像知道俺的想法，不管干活怎么慢，怎么黏，她就是不训，不但不训，还跟俺笑。老姨不训俺，俺心里一直纳闷，觉得奇怪。后来有一天，她跟俺说，黑桃，老姨看哪个外甥都觉得亲，老姨做梦想不到，这辈子，嫁个掌鞋的，还能为大伙作这么大贡献。你明白老姨的意思，她把咱们都看成是她的小鸡，一个个可怜兮兮窝在她翅膀下面，她是老母鸡。做老母鸡，她很知足。她家里其实不一定需要俺，她可以到外面雇保姆，她只是为了让家族里的人都有工作。俺受了感动，再闷，也不

好意思提出不干，可是你知道，俺在老姨家干，梅花就成了老姨家的常客。厂里没事时，她动不动就绕到后面，爬上楼来。最初，俺以为她是为俺来的，怕俺闷，她也确实跟俺没话找话，说一些外面的事。说城里女人喜欢穿什么样衣服，跟俺讲什么才是夜总会里的坐台小姐，有时，也问起老姨和老姨夫的关系。俺愿意听她讲外面的事，也愿意对她讲老姨和老姨夫的事。俺一天一天在老姨家，她家里的事就是俺心里所有的事，俺就把俺在老姨家看到的讲给她听。靠着老姨夫，老姨才当成老母鸡，可是老姨不知怎么的，就是看老姨夫不顺眼，天天冲老姨夫发脾气，老姨夫回来稍稍晚一点，就劈头盖脑一顿臭嚼烂骂，骂老姨夫找小姐逛窑子，被婊子迷住了。俺讲这些，都是无意，家务事，清官难断，人家晚上干仗，天一亮，还是两口子，俺根本没往心里去。谁知道，梅花却往心里去了。有一回，俺正讲着，梅花腾一声跳起来，跳到挂着老姨和老姨夫订婚照的墙前，用拳头往老姨的脸上捅，想把她砸烂的样子。那是一张很大的照片，据说是在照相馆重新翻的。梅花捅拳，俺也挺解气的，老姨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就该教训教训她，她是老母鸡，又不能当面教训，就只有背后这么捅捅。后来，只要俺跟梅花在一块儿，俺们就朝老姨的相片捅拳，就变成了老姨的批判会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很痛快。可是俺哪里知道俺是在惹祸，惹了大祸梅花来老姨家越来越频了，这不要紧，但她后来再来，不和俺批判老姨了，而是挨个屋翻，从衣柜到厨房，从卫生间到衣帽间，一翻就是半天。俺怕老姨发现，不让她乱动。梅花其实也不是翻，就是看，她有时还要闻味儿。有一天她把老姨夫的衬衣托在手上闻，叫俺看见了，俺的心一下子窝住了，俺想起咱歇马山庄母狗发情时，公狗贴到母狗身后闻味的样子。梅花闻老姨夫衣服的样子，就像乡下公狗闻母狗。说真的，俺这么愚笨的人，要不是想到狗，打死也想不到男女关系上。梅花闻完味，砰一声把柜门关上，扑到床上大叫起来，她叫的是老姨夫的小名，鲁铁蛋——

就是这天，俺隐隐约约感到了什么。俺很着急，有好几回，都想回家跟你三姨讲，可是想了想还是张不开口。那样的事，实在是不好张口。后来，老姨上大连的时候，老姨夫夜里回来，梅花总要跟上来，说来和俺做伴，送俺回家。他们